饕餮纹”而改用动物面，其中至少隐含了两个观念：1、以神话传说的名称来为纹饰命名不妥，应多以实际形象，哪怕是综合性的；2、饕餮不是饕餮纹的内涵，故而在论证中亦不能用有关饕餮的文献来作论据或论证的条件。但他的肥遗说却完全违背了以上两点，首先在结论上违背前者，肥遗亦为神话传说之物，以它命名与以饕餮命名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其次在论证上也违背了后者，他认为高本汉 (B.Kalgren) 和容庚将无身的饕餮纹也称为饕餮而加上有身的形容词,与《吕氏春秋》饕餮有首无身的说法相抵触,故而根据《山海经》“有蛇一首两身”而称之为“肥遗型”图案[1]。这里，肥遗说产生的论证前提便是《吕氏春秋》有关饕餮的文献记载，显然与他坚持不用饕餮纹的原则相矛盾。故而，此论并非可取之说。

继李济之后，在饕餮纹的命名上突破较大并被广为接受的是以马承源先生为重要代表的“兽面纹”说。他早在《商周青铜器纹饰综述》中便废弃了“饕餮纹”的提法，改用“兽面纹”[2]。虽然他不是最早提出“兽面纹”的人[3]，但却无疑是“兽面纹”一词最重要的推广者。特别是他在上海博物馆所做的革新之举[4]，使兽面纹的名称被更多的人接受。他曾明确指出：“兽面纹这个名词比饕餮纹为胜，因为它指出了这种纹饰的构图形式，而饕餮纹一词却只限于‘有首无身’这样的定义，但绝大多数纹饰并非如此”[5]。此后，“兽面纹”一词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运用，渐有取代“饕餮纹”的趋势。

虽然马承源先生在其论述中出于慎重以文献中的饕餮形态与饕餮纹大量存在的事实进行比较，没有完全否定饕餮纹的称谓，只是推导出“兽面纹”较“饕餮纹”为胜的观点，但他却比任何人都坚定地抛弃了“饕餮纹”的概念，彻底地改用“兽面纹”，并不遗余力地推广了这一名词。这对更科学地认识饕餮纹无疑是一次深化，它使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因为抛开了饕餮一词，就使我们完全从秦汉文献记载中走出，进而也就避免了完全以后世文献证前世纹饰的路子，这是包括现代很多著名学者在内的研究饕餮纹时容易走入的误区。当然，我们首先要明确一点：饕餮纹在《吕氏春秋》中的定名距殷商有千年之远，是时，古

---

[1] 李济:《殷墟出土青铜斝形器之研究》,《中国考古报告集新编》,古器物研究专刊第 3 本页 69—70,1968 年。

[2] 马承源:《商周青铜器纹饰综述》，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组编著《商周青铜器纹饰》前附属论文，文物出版社，1984 年 5 月。

[3] 陈梦家早在 1954 年《考古学报》第 7 册《殷代铜器》中曾言：“自宋以来所称为‘饕餮纹’的，我们称为兽面纹的，实际上是牛头纹。”从其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已有较多学者改用了“兽面纹”一词。而马承源先生也曾言：“实际上这类纹饰是各种动物或幻想中的物象头部正视的图案，后来不少著作中称它为兽面纹。”(见《中国青铜器》页 32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 7 月版) 实际上，兽面纹一词亦与饕餮一样，可见于宋人著录，只是未能如同饕餮之称成为洪流。

[4] 上海博物馆的青铜器馆没有沿用饕餮纹一词，而全部更改为兽面纹，对“兽面纹说”起到了极大的宣传与推广作用。

[5] 马承源:《中国青铜器》页 324—32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 7 月。

DPM